

感动

“麦场主”曹文轩

你已经认识了曹文轩

你却不知道他就是“麦场主”

走进曹文轩的纯美世界

“麦田”里的“悦”读

你已经知道了油麻地

但你还未去过“麦田”

就在现在，就在今天

让我们阅读

让我们寻找

让我们在“麦田”里沉醉

“麦粒”们的BBS

我们就学习着

感动着

快乐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走进曹文轩的纯美世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动:走进曹文轩的纯美世界/曹文轩等著. —南京: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 1

ISBN 7 - 5346 - 3501 - 2

I. 感… II. 曹… III. 曹文轩·儿童文学·长篇
小说·文学研究 IV. I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063 号

书 名	感动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江苏扬中科技园区东进大道 6 号 212212)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5 插页 3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5346 - 3501 - 2/I·550
定 价	10.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今天

有一个作家可以感动你
他就是“麦场主”曹文轩

今天

有一套书可以感动你
那就是“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

今天

有一个地方可以感动你
那就是“麦田”

徜徉“麦田”

感受“纯美”

快快加入书友会

写你自己的梦

.....



1. “麦场主”曹文轩

一种清洁的选择——我在为孩子们写作 /2

童年与文学 /9

乡村情结 /14

四个成语的新解释——写好作文的秘诀 /17

天下最美的气质（访谈一） /26

以童心写“真文学”（访谈二） /32

苦难是远景也是美景（访谈三） /41

2. “麦田”里的“悦”读



直面儿童世界的苦难 /48

评论热帖 /54

阅读现场 /56

名师课堂 /68

为一种梦想而感动 /76

评论热帖 /81

阅读现场 /83

名师课堂 /94



《山羊不吃天堂草》中的语言艺术 /98

评论热帖 /104

阅读现场 /106

闪烁着奇幻色彩的成长之路 /110

评论热帖 /112

阅读现场 /114



倾听成长的声音 /120

评论热帖 /122

阅读现场 /124

拯救那颗受伤的心灵 /127

评论热帖 /129

阅读现场 /130



雕刻人生 /138

评论热帖 /140

阅读现场 /142

3. “麦粒”们的BBS

跟着“麦场主”走天下 /148

小小批评家 /156

信来信往 /177

“麦粒”们的BBS/190

与“麦场主”面对面 /196

超级 Fans/202

1.

“麦场主”曹文轩

一种清洁 的选择

——我在为孩子们
写作

曹文轩

我为什么写了那么多儿童文学作品？别人觉得奇怪，有时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

其实，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我的父亲是一所小学的校长。我们家，总是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而到处迁移。在这所小学里，我除了像其他孩子一样上学外，有一个比他们更便利的条件，或者说我有了一种他们所没有的特权，那就是：我可以随时从父亲那儿要下拴在他裤带上的钥匙，然后打开他办公室的门，钻进那间十多平米的房间里去看书——这所小学校的所有图书，都锁在父亲办公室的那个玻璃柜里。

这些图书，一律都是当时的儿童读物，差不多有满满一书柜。它们有的是学校花钱从县城书店买回来的，而大部分则是由上面发下来的，目的是帮助基层小学建立图书室。有《雪花飘飘》、《小矿工》、《五彩路》、《西流水的孩子们》、《鸡毛信》、《微山湖上》等。

因为我能随时享用这一书柜书，因此，我在其他孩子面前，便有了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我还记得，在那些图书还尚未编号、一时还不能出借之前，我偶尔从那柜子里先偷出一两本来，暗地里传给其他在我看来是铁杆儿朋友的同学看。他们因我才使他们享受了阅读的快乐，而变得更加铁杆儿，对我甚至到惟命是从的地步。我心中暗暗喜欢他们对我的巴结。若有谁让我不高兴了，我就不再偷偷地借他书看了，甚至将正在他手头上看的书毫不客气地要回来。

那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是由我独自一人享用的。我一向是个好动的孩子，血液里尽是不安宁的成分。但那些书，却使我变得乖巧与安静起来。当其他同龄的孩子还在野外做毫无意义的闲耍并到处闯祸时，我却一人躲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津津有味地看着那些书。这样，我自然就比其他孩子多知道了许多东西。我能够在草垛底下、在水渠边、在河中的小船上给他们讲故事了。这些故事都来自于书中。每当我看到他们痴痴迷迷、甚至是崇拜我的样子时，我便得意非凡，讲得越发地神采飞扬。

那些书，给了少年时代的我许多风采。

对我以后的创作而言，那些书在那时，已在暗中培养着我构思故事的能力。我的小说，被许多人看成是优美的，但很少有人看出，它们都是一些很有故事性的东西。它们让人读得下去，让人觉得好看，除了那些情调之外，就是因为

它们都具有一些很讲究的故事。我喜爱故事，喜爱在编织故事时所产生的快意，这一切，都是在那个时代，由父亲办公室中的那一柜子儿童读物所培养起来的。

因为看了那些书，在潜移默化之中，我的作文越写越好了。我的作文，在那所小学校是有名的。我读小学时，就从未觉得写作文是件痛苦的事。我觉得面对作文簿，实在让人感到快乐，那快乐的程度不亚于一个酒鬼看着一瓶酒。直到高中，写作文一直是我乐意为之的事。我一般不打草稿，直接在作文簿上写，那些文字虽然十分稚拙，但居然能滔滔不绝地涌到笔下。一些被老师圈点的句子，一些小小的风景片断，有一些是因为在被那些书培养了一种情调之后，由我的心生发出来的，有一些是从书里边化过来的，而还有一些却就是从那些书里直接抄过来的。我写作文，很少有捉襟见肘的窘迫，总是一派富有的样子，常常将作文写得超出老师所规定的字数。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在它的最后写上“传阅”两个字。这种情况，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如此。

由于读多了儿童读物，因此，我也就沾染了儿童读物这样一种文本的独有的风气——它的语言格调，它的叙述腔调。如果当时的那些作文还能保存到今天的话，我想，它们已经是儿童文学作品了，我是可以让它们在今天的《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东方少年》上发表出来的。

我的儿童读物读得太多了。

我一出手的文字，就是所谓的儿童文学的文字。这样一种文字是特殊的，并不是一般人写得出来的。有些人企图去写，不过也就是用小儿腔装饰装饰，企图扮演儿童文学作家这一角色罢了。而我从很早起，就有儿童文学的情愫。它就是由那一柜子儿童读物所培养出来的。

高中毕业后，我无书可读了，便回到家中，不久就下地，与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劳动。

那种劳动是我今天不敢回想的。单调无味、沉重难当。许多劳动，只是为了满足当时的形式主义们的疯狂欲望。田埂是做了又做，墒沟是修了又修，大量的人力都消耗在这些毫无意义的劳动上。我当社员时，才十七岁。十七岁的我就插秧割稻，就挑粪送肥，就去挖大河。大忙时，一天才只有四五个小时的休息。我亲眼目睹过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因为过度疲倦，在脱粒时，一阵迷糊，身体向前一倾，双臂伸进正在滚动的脱粒机中，将手指打烂了，鲜血染红了一堆麦子。

打那时候起，我再看到谁用优美的文字去赞美劳动，我就会在心中恶毒地骂他。

我盼望着，我能从劳动造成的几乎无法忍受的煎熬与苦难中获得解脱。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那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有人通知我：你不用再干活了，让你去参加业余创作组。那时，讲究“工农兵文艺”，到处成立业余创作组。大家都知道我作文

写得好，就让我做了业余创作员。我和其他的几个人（有从无锡城里来的知青，有父亲学校的老师），便都暂时放弃了原先的工作，而被安排在大队部空出来的一间房子里，开始所谓的文学创作。因为劳动的阴影笼罩在我心上，我对这一机会非常珍惜——想想，别人正在烈日下薅草，你却在风凉的室内写字，那是一种多么舒适的事！

第一篇小说终于写出来了。

公社文化站的站长带着县文化馆辅导业余创作员的老师来看我们所写的作品。老师看了我写的作品，说：“这是儿童文学。”

老师姓“李”，名“有干”。至今他还在写儿童文学作品，并且依然写得不错。在他的辅导之下，我很快就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标有“儿童文学”字样的作品。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正式开始了儿童文学作品的写作。

天长日久，我也在心中渐渐喜欢上了这种文学样式。我发现，我是一个童心永远不可泯灭的人。在我的骨子里，那种天真，那种淘气，那种顽皮，似乎轻易不肯退去。我永远也不能成熟。那天，遇到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他想恭维我，让我高兴，说：“你怎么总也不老，是不是写儿童文学写的？童心依在，大概就不会老了？”我笑笑，心想：假如真的还年轻，大概真是因为写儿童文学的缘故。但我分不清楚：是儿童文学的写作使我保持了童心呢，还是不去的童心使我喜欢上了儿童文学创作呢？抑或是二

者互动、互为基础？

喜欢儿童文学的写作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更主要的，这就是：这样一种文学样式，使我获得了一种心灵上的清洁。一操持这种文字，你的眼前，就不能不出现一双双纯洁如山泉的眼睛，就不能不出现一个几近圣洁的境界。此时，你就不能将污秽附着在你的语言上——你必须用最干净的语言来叙述。你就不能有片刻的闪失而掉入邪恶——若是那样，就是对这种文本的亵渎。在当下成人文学不厌丑恶、不厌恶心，并以肮脏为荣、以下流为荣的情况下，操持儿童文学，将使你觉得你从事的文字工作是优雅的。我许多次说过：当下的大量成人文学，太脏！而儿童文学却使你无法不干净。在混乱、堕落的今天，掌握这一份单纯而向上的情趣，自然是幸福的。

在我所写的作品中，儿童文学只是一部分。我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儿童文学写作者。以后可能更不是。我不可能永远将自己固定在这里。因为，人生里头有许多东西要写，而有些东西，儿童文学是无法表达的，或者说，儿童文学是不适宜表达的。随着我阅历的变化以及文学趣味的扩展，我必定要去写一些成人文学，甚至可能会在今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成人文学的写作上——在那里，我的一些念头、一些情感，才能得以充分体现。但这并不是说儿童文学有什么缺陷，也不是说它力量虚弱，而只是说它所承担的任务以及它的功能与成人文学不太一样。

不管是到哪一天，我都不会背离儿童文学的。因为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儿童文学的写作，永远是一份需要。我绝对不可能放弃这一选择。我所能做的，只是在写好成人文学的同时，将它写得更好、更地道。

我忠于我的选择。

作家在挪威



童年 与 文学

曹文轩

听母亲说，我小时长得很体面，不哭，爱笑，爱整天转着眼珠打量人、揣摩人，很招人喜欢。我家住在一条大河的河边上。庄上人家也都沿着河边住。我一两岁时，常被人家抱去玩，然后就沿着这条大河一家传一家，有时竟能传出一二里地去。母亲奶水旺，憋不住了就找我，可总要花很大工夫才能将我找回。重新回到她怀抱时，我也不肯再喝她的奶了。因为，那些也正在奶孩子的母亲已经用她们的奶喂饱了我。母亲说，我是吃了很多母亲的奶长大的。当然后来我却慢慢地长丑了，也不再那么让人喜欢了。

长到三岁，我就已经变得有点“坏”了。我到风车跟前玩，不小心，穿一身棉衣摔到水渠里。我一骨碌爬上来，一声不哭地回到家，将湿衣服全部剥下，钻到被窝里。当母亲回来要打我时，我却一口咬定：“是爷爷把我推到水里的。”被陷害的爷爷不恼，却很高兴，说：“这孩子长大了有出息。”当然长大了以后，我从未生过害人之心。至

于有无出息，这就很难说了。当长到精着身子拿根树枝在地里、河边到处乱走时，倒也做了不少坏事。比如在田埂上挖陷阱让人摔跟头、将人家泡在河边的盆碗推到深水之中等等。但我不恶，没有让人讨厌。另有一点，不管谁逗我(甚至用稀泥涂满我全身)，我都未恼过，未骂过人。如今回到老家时，那些大爷还在说：“文轩小时候不会骂人。”其实骂人还是会的，我只是在小孩中间骂，不骂大人罢了。

长到九岁时，我已是一个贪玩、想入非非、不能管束自己、总是忘记大人的训斥和告诫的孩子。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跟着一个大我三岁的大孩子偷偷离家出走，去县城看国庆烟火。当时，只有水路通往县城。我身边只有一块钱，还是从父亲的口袋里摸来的。那个大孩子也只有一块钱。这两块钱不能买船票，得留着到城里，在看电影看烟火时买小食品吃(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奢侈的安排)。于是，我们步行三十几里来到县城。到达时，天已晚。我们向人打听哪里放烟火，回答是哪儿也不放烟火。此时，我们身体疲乏难熬，既不想下馆子，也不想看电影，只想睡觉。我们在一个黑森森的大门洞里找到了一条大长凳，倒头就睡。不知什么时候醒来了，见满天大亮，便商量说买小笼包子吃，吃饱了就回家。于是，就出了大门洞，走上大街。街上空空荡荡，竟无一人，这使我们好生奇怪。正纳闷着，走过几个民警来，将我们逮住，押到一幢房子里。我们一

看墙上的钟，才知是夜里十二点。刚才见天大亮，实际上是城里的灯火在大放光明。我们被关在屋子里，像两个傻瓜。当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被关。长大了才知道，那是节日里的“宵禁”。天真正亮了，民警放了我们。

小时的印象很多，其中之一：穷。

我的家乡苏北，是以穷而出名的。我的家一直是在物质的窘迫中一日一日地度过的。贫穷的记忆极深刻。我吃过一回糠，一回青草。糠是如何吃的，记不得了。青草是我从河边割回的。母亲在无油的铁锅中认真地翻炒，说是给我弄盘“炒韭菜”吃。十五天才能盼到一顿干饭。所谓干饭只有几粒米，几乎全是胡萝卜做成的。整天喝稀粥。稀粥，真正的稀粥，我永远忘不了那稀粥。读中学时，每月菜金一块五角，每天只五分钱。都是初二学生了，冬天的棉裤还常破绽百出，吐出棉絮来(当地人叫“出板油”)，有时甚至竟然露出一臀来，这使我在女孩子面前总觉得害臊、无地自容，下意识地身子靠住墙壁或靠住一棵树，尴尬而腼腆地向她们憨笑。我最不耐烦的季节是春天。青黄不接，春日又很长，似乎漫无尽头。春天的太阳将人的汗毛孔全都烘得舒张开来，使人大量耗散着体内的热量。饥饿像鬼影跟踪着人，撵着人。我巴望太阳早点沉没，让夜的黑暗早点遮住望见世界的渴望生命的眼睛，也遮住——干脆说死了——饥饿的欲望。按遗传，我应是一位所谓身材伟岸的男子。然而，这一遗传基因，被营养不良几乎熄